



● 作者/Vu Le Thai Hoang and Huy Nguyen ● 譯者/李柏彥 ● 審者/馬浩翔



# 新美「中」俄 三角關係

The Modern China-Russia-US Triangle

取材/2021年6月外交家網站專文(*The Diplomat*, June/2021)

美國必須拉攏俄羅斯，以弱化「中」俄聯手對抗美國的力道，形成「一方對抗一方，加上左右逢源的一方」、彼此相互節制的戰略競爭格局。

當前「中」俄關係回溫，兩者聯手對抗美國機會大增，華府應重新檢視美「中」俄新三角關係。(Source: AP/達志)



**自**冷戰開始，美、「中」、俄之間的大國互動始終主導著國際關係。整體來說，不論「中」蘇聯手合作(Alignment)或「尼克森訪華」，情勢演變都是其中兩方靠攏以對抗第三方。當前「中」俄關係回溫，對美國形成戰略競爭之勢亦延續此趨勢。然而，吾人有必要進一步檢視目前所謂的「三角」格局。

「中」美關係鎖死在朝向戰略競爭的軌道前進似乎是無法挽回的悲劇，「冷戰2.0」已成為時下最流行的話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前戰略競爭的某些特性部分和冷戰雷同，但在全球化時代，華府和北京長期在全球針鋒相對的態勢中並不會演變成兩極體系，反而會是一個各國利益盤根錯節、處處影響戰略競爭態勢的多極體系。

在此多極體系下，雖然歐盟、印度和日本等國勢力亦舉足輕重，但所謂「三角」仍是掌握主要權力的核心，其中美國和中共擔綱兩大強權，俄羅斯則扮演第三強權。雖然俄羅斯的人口和經濟說要支撐全球性大國地位略顯勉強，但其核武和軍

事力量，連同堅定的外交政策和全球影響力，都讓俄羅斯在三角格局中成為無可取代的一方。

### 「中」俄聯手

近年來，隨著美國對其認定之戰略競爭者施壓逐步升級，中共和俄羅斯開始在各領域中展開雙邊合作，欲攜手抵抗美國壓力、抗衡美國在多邊論壇的影響力，並抨擊在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事實上，在中共最高外交官員楊潔篪造訪俄羅斯時，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便在電話上宣示兩國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其實學者和決策者，特別是華府相關人員早已注意此一趨勢。川普和拜登政府官員不斷對「中」俄的密切關係提出警示。最近美國情報單位亦發布《2040年全球趨勢》(Global Trends 2040)報告，評估「中」和俄未來仍會聯手合作。

### 如何確切聯手？

一方面，「中」俄聯手合作不能被解讀為僅是充滿猜忌、能輕易從中作梗的暫時性「權宜

性聯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中共和俄羅斯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有其存在已久的合作架構，在1997年《「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和2001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皆有明確的戰略目標。只要兩國和美國及西方的矛盾關係持續存在，就有足夠誘因克服過去歧見，並且共同打造有利的國際秩序。

另一方面，如此夥伴關係亦有其先天限制。儘管「中」俄都對美國霸權及西方領導的國際秩序心懷不滿，雙方卻未有相稱利益使其自然維持既有合作關係，特別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現代經濟生機蓬勃，相較之下俄羅斯產業落後且仰賴天然資源。目前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主要聚焦能源，這是因為俄羅斯需要一個可靠市場來因應西方制裁，中國大陸亦擁有日漸提升的能源需求，且渴望多元能源管道以應對長期以來與美國的緊張貿易關係。

合理來看，即便「中」俄存在持久且廣泛的合作關係，雙方聯手合作堅定與否仍主要端視

美國的政策。事實上，中共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在近期社論中，甚至把「中」俄相互靠攏歸因於「『美國及其盟友』對兩國進行壓迫」。

如果此種「壓迫」消失，情勢會如何發展？

從「兩方聯手對抗一方」變成「一方對抗一方再加上左右逢源的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中」俄各自在對美關係上有先天限制，雙方都不希望冒險和這個價值20兆美元的經濟體完全決裂。當時間條件成熟，與美國合作通常會成為主軸。當美國在2001年替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鋪平道路，或是歐巴馬政府在

2009年到2011年推展「重設」(Reset)政策時，此種心態便表露無遺。當時「中」俄合作的重要性似乎已退居二線。

將時序快速推移至當前，美國國內對「中」俄兩國帶有負面情緒，亦將兩國視為對美國權力優勢造成威脅，使美國陷入對抗兩個敵對國的戰略競爭之中。然而，當前全球化下的戰略競爭並不像冷戰時期各成集團的零和對抗，當時聯手合作幾乎等於軍事聯盟。

如此趨勢，輔以缺乏同時與「中」、俄爆發大規模衝突時所需之資源，可以解釋為何美國始終未



俄羅斯經濟發展遲緩，反觀中共經濟卻蓬勃發展，俄國需要中共市場以因應西方制裁。(Source: AP/達志)



排斥與其競爭對手合作。然而，隨著北京成為華府眼前更全面且結構性的挑戰，拜登政府開始優先就其共同利益與莫斯科合作。即便對俄羅斯的強硬政策依舊存在，但大部份僅具象徵，且設計用來平息國內的反俄情緒。諸如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兩國總統優先通話，或近期美國決定免除對北溪天然氣管線(the Nord Stream 2 pipeline)的制裁措施，皆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所述與俄羅斯建立「穩定且更容易預測的關係」此一首要目標之實質產出。

吾人於此可見證到一個有趣的三角動態關係。當「中」美競爭幾乎無可避免之際，雙方都在拉攏俄羅斯。美國持續號召盟邦與夥伴國，以遵守國際規範為前提將「中」、俄形容為「壞份子」(Bad Guys)，也讓中共更有條件拉攏俄羅斯。然而，美國仍足以影響俄羅斯，因為其對歐洲盟邦擁有巨大影響力——對俄羅斯外交政策來說，這裡是數一數二的關鍵戰場。

換言之，與其說這個動態關係是「二方聯手對抗一方」，不



在美「中」俄三角格局中，美「中」將無可避免形成一種「常態性」長期戰略競爭。(Source: AP/達志)

如說是「一方對抗一方(美國對抗中共)」，再加上左右逢源的一方(俄羅斯)。不若冷戰時代的聯盟關係，現代的聯手方式已更具彈性，讓俄羅斯可以選擇其定位，且同時與美、「中」交往，而不像中共在整個冷戰時代必須一面倒。

### 放眼未來：常態與變項

在全球化趨勢不變的脈絡下，加上美、「中」較俄羅斯國力差距日漸拉大，目前三角格局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持續下去。

美、「中」享有國力優勢且無可避免長期走向戰略競爭將成「常態」。同時，俄羅斯將扮演「變項」的角色，不會亦步亦趨追隨其他兩方，而是運用其影響力操弄權力平衡以尋求自身利益。

放眼未來，當美國集中資源與中共競爭，則亦會試圖穩定對俄關係，並維持「中」俄關係在可控範圍內，確保俄羅斯這個「變項」，不會打亂三角格局及全球局勢下的權力平衡。即便目前不可能有「拜登訪問莫

斯科」的情事發生，但即將到來的拜登和普丁歐洲高峰會卻提供華府一個機會，在不背棄歐州盟邦，亦不違背其整體立場的情況下，向俄羅斯清楚闡明雙方交往之條件項目。

同樣的，中共將與美國的競爭置於優先位置，同時進一步深化與俄羅斯合作，利用兩國元首看似熱誠友好的關係以尋求雙邊利益，協調各方努力以多邊方式來對抗美國，甚至提供經濟誘因以攏絡俄羅斯更遵循中國大陸利益行事。另一方面，北京將避免與華府正面對抗，而會在氣候變遷、新冠疫情，或核不擴散等全球議題上尋求合作。

至於俄羅斯，其關鍵是在經濟落後下持續尋求一席之地(在三角格局中)。這意味其將在三角互動中不斷運用「變項」角色，同時與北京和華府交往，企圖在兩方坐收漁翁之利。然而，俄羅斯先天的民族自尊，加諸對兩大強權缺乏戰略信任，將持續限縮進一步合作範圍，其中若涉及中亞或東歐這些俄羅斯主張的勢力範圍時更是如此。

## 全球和區域影響

整體來說，全球化下的大國三角競爭對中小型國家同時帶來機會與挑戰。

如果對其動態管理得當，朝向可以遏制衝突、更容易掌握局勢的方向前進，則如此三角關係將替其他國家帶來有利環境，可同時與「任一方」尋求合作，而不必天天提心吊膽認為會因此而激怒另外兩方。

另一方面，若緊張關係升級且最近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叫陣聲浪持續，三角關係的核心本

質將受到破壞，而競爭關係亦恐轉向意識型態之爭，如此一來，其他國家將被迫選邊站。雖然全球化大有機會抑止此種不樂見情況發生，但吾人亦不能對此風險掉以輕心。

就區域而言，雖然歐洲和中東對中共、俄羅斯和美國的決策者而言仍至關重要，印太地區終將浮上檯面而成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在經濟和軍事重要性由西方轉向東方之態勢日益顯著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必須指出的是，此區域多數國家已習慣於全球性大國爆發軍事衝突時在夾縫中求生存，甚至是以一己之力與之對抗以求安身的豐富歷史經驗。雖然每個國家有其自身獨特利益，但卻都將維持和平擺在國家安全的首要位置。因此，大國競爭的格局不能破壞該地區安全穩定，反而應該幫助印太地區走向繁榮。

因此，三角關係運行的至高原則是符合區域國家利益。這代表必須尊重諸如東協(ASEAN)等區域組織，將區域內各國視為具共同利益的真實夥伴，而不僅以傀儡看待，從此對區域和平、安全及繁榮有所貢獻。若大國三角彼此競爭卻相互節制，即便磨擦亦能接受其他兩方的實質利益，爭奪影響力但亦能就共同利益採取合作，則權力動態將成為美妙的新樂章。

對此區域內的各國領袖而言，這將會是天籟之聲。

### 版權聲明

Reprint from *The Diplomat* with permission